

中东欧国家周报

【克罗地亚政治周报】

克罗地亚 2019 年政治展望

Senada Šelo Šabić

(2019 年 1 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Huang Ping



【克罗地亚】克罗地亚 2019 年政治展望

概要

2019 年底，克罗地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现任总统科琳达·格拉巴尔·基塔罗维奇 (Kolinda Grabar-Kitarovic) 正在为竞选做准备，希望能够连任。其他潜在候选人的名字还尚不清楚。另一方面，克罗地亚媒体猜测，如果议会产生新的多数党，政府可能会改组。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在几个小党派和独立议员的支持下领导着政府，其中包括克罗地亚人民党(HNS)。在 2019 年初，萨格勒布市长米兰·班迪奇(Milan Bandic)领导的议会团体扩大到 13 个成员。这些议员支持政府，如果总理能够控制议会的多数席位，并维持政府的相对稳定，就没有理由重组政府。

总统选举

2019 年底，克罗地亚将选举 2020-2025 任期的总统。现任总统科琳达·格拉巴尔·基塔罗维奇表示有兴趣继续她的工作，并完成她在目前任期内开始的各种倡议。因此，她可能会在合适的时间正式宣布参选。一些分析人士会说她从来没有停止过竞选，也就是说，她目前的任务就是继续迎接总统选举。

她被视为一名民粹主义政治家，渴望获得选民和公众的支持。这并不奇怪，因为克罗地亚的总统是通过普选产生的，与该国其他的政府官员不同。这让当选人具有可信度，也使他或她获得的直接选票具有政治分量。但是，总统在执行权力上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总统只在外交政策和国防两个领域拥有决策权，因此总统所获得的民众支持和她所拥有的有限的行政权力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外交和国防领域决策的二元性就曾产生过摩擦，不仅体现在新大使的任命问题上，而且当政府（总理）和总统在外交政策和安全问题存在分歧的情况下，摩擦更为严重。一个明显的例子是 2003 年，克罗地亚总理表达了参加美国领导的反伊拉克联盟的意愿，而时任克罗地亚总统斯捷潘·梅西奇（Stjepan Mesic）阻止了这一决定。

另一个近期发生的例子是在格拉巴尔·基塔洛维奇上任之初，她要求解雇国家情报局（State Intelligence Agency，SOA）局长，但由于时任总理的蒂霍米尔·奥雷什科维奇（Tihomir Orešković）与总统在程序上存在分歧，推迟了一个月才同意了此项决议。然而，无论什么原因，在此次事件中总理与总统的意见分歧使克罗地亚在整整 50 天内没有任命国家情报局局长。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对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不应再次发生这种情况。

然而鉴于目前克罗地亚宪法规定的权力划分方式，摩擦、偶尔的分歧和几乎不断的吸引公众注意力的竞争，将继续是克罗地亚政治的一个特点。对民意的竞争的激烈程度有时会高于其政治上的必要性或外交上的合理性，但除此之外，它就是根据宪法规定的“游戏规则”而得出的非常理性的结果。

一个民选的政治家想要获得尽可能多的关注和公众的支持，以便他或她将自己与政府区分开，并在任期内完成有意义的任务。在过去，这种国家领导的二分法引发了关于是否需要修改宪法，以将总统的权力限制在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机构内的讨论。没有人认为总统有获得更多行政权力的可能性。克罗地亚在 2000 年以前一直实行半总统制（实际上几乎是完全总统制），该国似乎无意恢复这种模式。

2015 年初，格拉巴尔-基塔罗维奇成为克罗地亚首位女总统。她从事外交工作，承担公共职能，曾就任外交部长、克罗地亚驻美国大使和北约负责公共外交的助理秘书。她的英语说得非常好，她的使命是帮助克罗地亚打造比以往更积极的国际形象。在国家层面，她的目标是接触普通民众，倾听他们的问题，提出倡议，并解决其中一些问题。

为了接触民众，她采取了一种新的做法，将办公室搬到克罗地亚的不同地区。自 2015 年上任至 2018 年底，她

共搬迁办公室 19 次。她利用搬迁期间会见当地官员、教会和其他公民领袖以及公民。2018 年 12 月，格拉巴尔-基塔罗维奇解雇了她的顾问，并雇佣了另一名顾问来协调与政府的关系。解雇顾问给总统带来了短暂的不安，但圣诞节假期让这件事远离了公众的视线。正如媒体报道的那样，总统似乎正试图修补与政府的关系，以争取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HDZ）对她候选资格的支持。她在 2015 年被选为民共体的候选人，但一旦当选，她就不得不退出该党。尽管与总理的分歧不大，但持续不断，因此目前仍不清楚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是否会支持她的候选人资格。

议会中倒戈的现象

自 2016 年大选到 2018 年 1 月，克罗地亚议会中已有 18 名议员倒戈。到 2018 年 11 月，这一数字上升到 22 位议员，他们在 151 个议会席位中“换了球衣”，到 2019 年 1 月，这一数字上升到 23 位。“倒戈”或“换队服”指的是那些在某一政党当选，然后却要么离开这个政党而独立，要么在议会中加入另一个政党的议员。最大的损失来自社会民主党(SDP)，该党失去了 8 名议员，目前在议会中拥有 30 个席位。最大的受益者萨格勒布市长米兰·班迪奇领导的议会团体，称为班迪奇·米兰 365 - 劳工和团结党 (Bandic Milan 365 - Labor and Solidarity Party)。

该党在选举中只赢得一个（议员）席位，而到了 2018 年底，该党已经拥有 12 名议员，并在 2019 年 1 月增至 13 名议员。

一些分析人士和非政府组织警告说，议会曾经出现过倒戈现象，但从未达到这种程度。根据他们的观点，这种现象使议会代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议员是由其所代表的政党选出，但倒戈后，无法代表此前的政党（纲领）。最大的转变发生在克罗地亚人民党(HNS)加入政府并转向右倾的时候。该党在 2016 年的选举中与社会民主党一起处于中间偏左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分析人士解释说，人民党背叛了他们的选民。随之，该党分裂，几名议员成立了一个新政党——公民自由联盟（Glas）。他们组建了自己的议会团体，并继续做反对党。当时（人民党）党主席伊万·弗尔多利亚克(Ivan Vrdoljak)曾在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政府中担任经济部长，直到 2015 年卸任。在局势稍微平静下来后，他又回到了党主席的位置。

人民党作为政府的初级伙伴，就像参与前几届政府一样，为自己达成了一项很好的协议。换句话说，民主共同体和社会民主党曾均慷慨地给予人民党部长职位、国企席位和其他福利。克罗地亚媒体推测，由于人民党只有 5 名议员，其中一名是前社会民主党高级官员，正在接受腐败调查，并于 2017 年 2 月离开该党，这一情况可能在 2019

年结束。议会团体“班迪奇米兰 365”有 13 名议员，可能是对民主共同体来说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民主共同体在议会中拥有 55 个席位。政府还得到了来自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与巴拉尼亚民主联盟（HDSSB）的 4 名议员和 8 名少数民族民族议员的支持。然而，米兰·班迪奇是否想改变他的议会团体的立场是值得怀疑的。总理安德烈·普连科维奇可以依靠他们的选票，因此他可能不会在自己的任期内进行第二次重组。他领导的政府似乎是很稳定的。除非米兰·班迪奇提出要求，否则政府不会进行重组。

然而，萨格勒布最近出现了一系列的医疗问题，市长正忙于管理这座城市。他也可能认为勒索政府或推进个别议程会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就像他的议会团体在 2018 年 12 月威胁不支持一项有关教材的法案，除非政府设立基金资助所有克罗地亚小学生获得免费教材。随着班迪奇在与政府的对抗中获胜，他的支持率上升，这一民粹主义措施使他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他加入政府是否会在政治上获利，也是个问题。班迪奇可以根据自己控制的席位数量选择自己关注的政策，同时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保持独立，批评政府，这也是他偶尔会做的事情。例如，他的议会团体决定允许其成员就批准《伊斯坦布尔公约》投支持票，该公约防止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班迪奇没有透露他的计划。在总统大选之年，他甚至可能决定再次碰碰运气。在 2009 年的选举中，他输给了前总统伊沃·约西波维奇(Ivo Josipovic)。然而，如果基于理性分析，这似乎不太可能发生，因为萨格勒布市长班迪奇是克罗地亚第二大最有权力的人。在萨格勒布市议会中，民主共同体支持班迪奇，在国家议会和市议会中，这种伙伴关系似乎对普连科维奇和班迪奇都有利。因此，这两个人都不可能暂时愿意挑战这种有利的现状。

结论

2019 年将举行总统选举。竞选活动尚未开始，候选人也尚未可知，但现任总统似乎热衷于争取连任。除非她得到一份具有吸引力的国际工作机会，否则她似乎最有可能参加选举。

虽然媒体猜测政府改组，但目前看来不大可能，因为总理和萨格勒布市长不需要结成正式联盟也能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

当然，2019 年还有其他悬而未决和正在进行的政治事件，但上述两个主题是代表 2019 年最相关的议题。

(作者: Senada Šelo Šabić; 译者: 李弘依; 校对: 贺之杲; 审核: 陈新)